

伞头秧歌史话

杜云峰 编著



吕梁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 编印
吕梁地区伞头秧歌研究会

伞头阳歌史话

杜云峰 编著

吕梁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
吕梁地区伞头秧歌研究会

编印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目 录

序.....	薛光运(1)
歪打正着当伞头(代序).....	(10)
引言.....	(15)
第一编 社会.....	(18)
一、关于“秧歌”与“阳歌”.....	(18)
二、“阳歌”探源各家言.....	(21)
三、阳歌的社会功能.....	(27)
四、阳歌与社会.....	(37)
五、闹社会仪式结构的演变.....	(46)
第二编 伞头.....	(55)
一、伞头是谁.....	(58)
二、伞头的选拔.....	(63)
三、伞头的职能.....	(71)
四、伞头的演变.....	(97)
第三编 阳歌.....	(101)
一、阳歌是什么.....	(104)
二、阳歌的发展与演变.....	(135)
三、现代阳歌的艺术雏形.....	(155)
四、现代阳歌的艺术特色.....	(200)
后记.....	(251)

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

吕梁地区伞头秧歌研究会会长

薛 光 运

黄河文化黄河魂

黄土艺术黄土人

伞头秧歌伞头领

民间自有民间情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

吕梁，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腹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历史，这里有丰富的民间艺术瑰宝，群众喜闻乐见的伞头秧歌，早已被誉为黄土地上一颗古老的文化艺术明珠。

伞头秧歌一支花

民间百姓喜爱她

不是老薛自家夸

请到吕梁来观光

伞头秧歌主要流行在吕梁山区的临县、方山、离石、柳林、石楼、中阳一带，相传由古代祭祀活动演变而来。

秧歌虽然各地有

没啦临县历史久
传说源于夏商周
除恶驱邪庆丰收

伞头秧歌是因在“闹秧歌”时，整个秧歌队由少则二个，多则四个、六个伞头领头。他们在队伍前面手中高举边沿上装饰着彩绸，在空中上下不停浮动的花伞而得名。

伞头秧歌属于唱秧歌的一种，即载歌载舞，以对唱为主要特色。唱秧歌由伞头编唱，也有秧歌队成员的帮唱，它贵在见甚唱甚，即兴作词，好的歌词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长期保留，成为民间口头文学。凡是看过伞头秧歌的人，都会为那些“伞头”的出口成章的才能所叹服。

秧歌本在民间生
历史久远根底深
群众智慧创结晶
继承发展要革新

伞头秧歌这朵璇丽的鲜花所以能久开不败，光照千秋，其关键是伞头，功绩在歌手。在秧歌队中，伞头不仅是最活跃，最突出的歌手和领舞者；而且是整个艺术活动过程中的指挥者和组织者。故伞头艺术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班秧歌的优劣。每年春节期间，通过群众性的大闹秧歌，使老歌手经受锻炼考验，新歌手成批涌现，形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歌手满山遍吕梁”的局面：

吕梁山川水长流
晋西秧歌数伞头
歌手如潮遍地游

临.方.离.柳到石楼

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也养育了中华文化。一代代伞头歌手,在吕梁的山山沟沟,乡镇村庄,到处有他们洒下的汗珠,广阔的黄土地上记载着他们艰辛的脚印。别看《世界名人词典》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人民群众却把他们的名字永过铭刻在心中:

要想查找这些人

翻开辞海没法寻

来到民间不用问

妇孺皆知他的名

民间艺人不为名

群众身边知心人

人民儿女为人民

所以人民最欢迎

就是这些植根于民间的无名氏,他们踏着前人的足迹,终生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把优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人民送给他们“民间艺术家”的美称。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其中的一位:

民间艺人杜云峰

编写说演都能行

经常挑伞出远门

名声在外唱得红

云峰早把民艺恋

文音戏美潜心研

喜闻秧歌几十年

著书立说往下传

我是临县人，离家外出工作了几十年，对故土的留恋莫过于伞头秧歌，特别对云峰同志编唱的秧歌印象尤深。凡是民间流传的好唱段，总要设法搜集抄记在本本上。但听说他为伞头秧歌编书的事，还是近一、二年才得知的。最近看了他用多年心血编著的这部书稿，它似乎又把我引回到闹秧歌的宏大场面里，畅游在那妙趣横生的民间史诗海洋中，小时候我亦是个伞头秧歌的热爱者，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也曾执伞出门高唱过秧歌。唱秧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场亮相必先自报家门。值此机会，我不妨也用传统方式，十字句唱法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本人叫薛光远年已半百

过几年就快要步入花甲

小年家闹秧歌男扮女装

扎裹起也曾有几分姿色

参加工作以来，特别是调晋中地区后，很少有机会下场凑热闹，偶尔兴来，也只是路边独唱，斗室自吟，得意之余还要留记在纸上，这类自娱自乐的“作品”散散落落也够数百首。我这样说，并不是标榜自己也是“伞头”，而是想说明，临县人对于伞头秧歌的酷爱和感情：

临县秧歌早出名

伞头歌手数不清

妇孺老幼和玩童

一般都能哼几声

云峰自幼肯下功
编唱秧歌有了瘾
白天唱来晚上哼
别人以为发神经

说起杜云峰同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艺术家。我认识他快有四十年了，总的印象是四个字——怪人怪才。写戏、作诗、画画、弹三琴、舞琵琶——什么也行，什么也想干干，什么也能干出个样子。他小时候是个小伞头，参加工作后，在文化馆呆了三十年，闹秧歌自然成了份内的事，因此同伞头秧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吕梁山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伞头歌手，晋西一带民间称其为“伞头大王”，并不言过其实。

秧歌越唱越走红
民间艺海多传人
承前启后勤耕耘
继往开来立了功

云峰同志在繁荣发展伞头秧歌这门艺术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业绩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贡献：

收集大量资料，系统整理编书。

演唱秧歌赢掌声
收集资料费苦心
汗水酿蜜著诗文

一生奉献好精神

广场艺术上台，培育一代新人。

八十年代第一春

广场艺术把台登

伞头对唱开门红

擂台比赛出新人

研究探索创新，各种流派形成。

文艺园地育花人

根深叶茂景象新

百花争艳春意浓

各种流派喜相逢

组织巡回演出，扩大活动阵地：

为了寻找新天地

巡回演出到外地

发展扩大根据地

革新不忘黄土地

由于云峰同志和群体力量的共同奋斗，使临县伞头秧歌有了新的转机，更为喜人的是一代新的伞头歌手每年春节期间把吕梁山秧歌闹的热火朝天，龙腾虎跃，唱的掌声雷鸣，群情振奋。

请看，请听：

遇上秧歌互相迎

伞头对唱最引人
即兴作词比才能
四句后面要押音

编唱秧歌看急情
七字十字都能行
出口成章赛诗文
互对互唱不让人

临县有个下洼村
出了伞头高万清
十三挑伞出开门
人家第二他一名

编唱秧歌有水平
唱了一春又一春
直到近年停了音
带伞西天去取经

事业自有后来人
上来一人又一人
升亮姓贺年纪轻
初出茅庐就唱红

唱完赢来喝采声
成了当地“土明星”

明星颗颗光照人

一颗一颗往上升

他们都是无名人

湫水河畔有名声

歌多难以用泵秤

筛选编印一本本

云峰同志通过反复研究,从大量资料中择其一部分编纂成本,虽不能囊括伞头秧歌的全部历史,但就现有的材料而言,能集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艺术性为一体,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其中一些考证,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考查论证,但这并不影响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说价值。

今天的伞头秧歌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山野村歌”了,她也身着时装正以新的风姿为冲出吕梁山显示其特有的魅力。它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深深地博得了愈来愈多的观众的信赖和中外专家学者的认可。记得一九八六年金秋季节,吕梁地区民研会为来自樱花之国日本的著名学者举办的“杏花民歌会”上,临县伞头秧歌一出场,就引起了日本朋友的联想。因为樱花之国过去也有这种形式,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在中国吕梁山上至今久盛不衰,所以他们看后赞叹不已,心情激动。这些都说明了伞头秧歌发展的新局面已经形成。在如此喜人的发展势头上云峰同志适时地推出一部比较系统介绍伞头秧歌的专著,无疑是一件幸事,实在值得庆贺。现在让我以一名伞头秧歌的热心观众表达此时此刻的感激心情,同时也是向所有为发展伞头秧歌这门艺术事业尽心尽力的志士同仁

们的美好祝愿：

民间群星放彩虹
伞头秧歌展新容
黄土珠宝分外明
黄河鲤鱼跳龙门

1993.2.9 于石州

歪打正着当伞头

(代序)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凌晨，
杜家圪垛四山绕起五色祥云，
老年人们都说村里要出个贵人，
不着意是咪妈养下个老生子云峰。

掐指算来，年近半百，荒渡年月，一无成就。古人曰：“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自然衰老，谁也没办法，学无长进，自然就得埋怨自己了吧！

五岁时念字上书房，
十八岁进了大学堂，
老人们盼咱做栋梁，
落到于挑伞唱阳歌。（想不到）

“学而优则仕”嘛，中国人很是信奉这一信条，可惜我的所“学”是“美术”——画画儿的！父母亲很失望，祖辈就是画匠，攻书念字十几年，不能“改换门庭”罢了，居然闹成了“后继有人”！好在我“花里胡俏”还有点“能耐”：

上过专科学过艺，
当过裁缝种过地，
能写文章会编戏，

就是没啦当书记。

参加了工作，当过小学教员、工人，六二年“下放”，当了几天“农民”，不会种地，干起裁缝，手艺不精，还能混口饭吃。后来又工作了，拿笔杆子当“秀才”用，写总结、写报告、写文艺宣传材料，写小演唱、写大戏。又后来转到剧团、又后来转到文化馆，由后来……

文化馆转了剧团转，
一年调动三四遍，
误了调资少挣下钱，
编的些新戏没人看。

要说正正经经的本行，是实实在在的“编剧”，写了二十几“本”十几“会子”戏，的确没人看。演出周期最长、上演剧团最多的剧目《喜事新办》、《借乌纱》也只兴红了一阵子，象《红尘难了》、《红颜泪》、《红枣赋》仅仅上演一、二场就压了“箱底”。怨谁？不知道。怨自己？不公平道。

孔门弟子不信命，
就怕自己不长进，
今天不应明天应，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在“文艺”这一行里滚打了三十年，并没感到作为“下九流里第七流”的“戏子”不光彩，倒是因没创造出多少“精神产品”而风疾。幸好小时候爱闹会子，也挑伞出过一阵子风头。后来断断续续在正月闹打一下，唱的也并不怎么样。那时，并不认识这一门艺术的社会价值。

村里穷的唱不起戏，

习红摸黑过瘾气，（指闹会子）

磨电机一踏看灯影，（指放电影）

谁能看行这土玩意。

唱这种阳歌时，我自己也瞧不起这种土打土闹的山野村歌。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总有它的社会背景。“四人帮”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全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呼胜利。临县猛一下子掀起的闹秧歌浪涛，卷进去了许许多多的伞头、歌手。我是文化干部，自然身先士卒。也得唱出个“文化馆”样子。编戏的韵文功夫，海侃的语言风格、曲艺的抖包袱手段，戏曲的发声吐字等等，浑身的解数都用上了，想不到一唱就“走红”，似乎高出众多伞头一节子，万数人鸦雀无声地听“唱”的场面，令我惊讶和感动，我简直不相信我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乏也乏下哩、草也草下哩，（过度疲劳）

最愁的就是正月里，

三天唱了阳歌一千二百几，

这真是话说三遍淡如水。

白天街上闹，晚上舞台唱，第二起来，咀唇肿的不能吃饭，也真辛苦。也就是在“苦”中，体味出了这“土玩意”的艺术价值。人民大众喜欢，何乐而不为。既然唱出点名头了，就得唱出个样子来。收集资料，分析唱段，总结成败，开创新路，磨来磨去，磨出了不少“门道儿”。这也许是我“无师自通”的一点小小经验。

才学不高胆子大，

观众喜欢咱就唱，

翻过山、朝出趟，（跑）

离石城里跌大浪。

在当时，想要打出临县，条件还不成熟，这只是鼓舞“士

气”的话，不想三年之后，竟然变成了事实。我也荣任“大伞头”，“风光”在地区所在地的大街上、舞台上。我罗罗嗦嗦说这些，决不是唱折了戏“秦琼表功”，意在说明，尽管我的“走红”纯属歪打正着，但同我走过的曲折道路有极大关系。如果我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就不会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如果我没有写那么多文章，编那么多戏，就不会有较扎实的文字功力的韵文基础；如果不是我喜爱曲艺、民间小唱，就不会博采其它艺术手段丰富阳歌的创作与表演，如果我不成年累月下乡，采风，体验生活，也不会有朴实的风格和浓厚的乡土味……也就是说，做一个人民大众喜爱的伞头是很不容易的。

观众们称呼我伞头大王，

其实我真才实学甚也没啦，

无非是替伢（音 nia）说几句知心话，（你们）

引逗的朋友们抬举咱。

这是我的真切表白，伞头应该永远是人民大众的知心朋友，做不到这一点，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那就是“立场”问题。

好了。不敢再“吹”了。挚友郭丕汉君在他编写的《临县伞头秧歌》一书中，已经把我“吹”的言过其实了，再加上“自吹自擂”恐怕要“吹踢底”。需要说明的是，我毕竟是个“伞头”，写这种专门探讨“阳歌”的书，难免在万一情况下，为了说明问题，“自吹”一气，很难避“王婆卖瓜”之嫌。

歪打正着当伞头

越唱越有研究头

不是自己出风头

历史责任在肩头。

以一首没油水的阳歌，说明我应说的意图，请读者诸君多

多谅解。

杜云峰

1989年仲夏草于未了书楼